臞軒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臞軒集卷五

宋　王邁　撰

高帝論一

人惟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惟能忍於其小也而後可以成其大昔之人有行之者高帝是也何謂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天下之大非利於小者所可圖也匹夫匹婦之爭止於簞食豆羮而已也於此而有人

焉不惟不爭之而且遜諸鄰而不受則一鄉之人莫不畏服之矣為一鄉之所畏服則一鄉之事彼固可得而辦之也推而上之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無他人以其所不為信其能有為也項羽以蓋世之氣直欲摧岳岱而傾河海然觀其心度之所安大抵知有楚而不知有天下故其貪戀故國之榮不啻如晝錦之快是其志已可悲也宜其天下不得而有也高祖微時貪財好色之心本錮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

曾不以動其痼疾是何貪於前而廉於後也其心今日之所欲固甚於前日之所愛者也前日之所愛者溺焉今而能果敢決裂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氣量甚高志趣甚遠秦關百二之險帝固得而臨之矣楚衆百萬之强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於其旁其敢以平昔在山東者而藐之哉劉項成敗吾不決於垓下之圍固已決於項羽眷戀歸楚之日高帝入關無所取之時矣何謂忍於其小而後能成其大天下

之大非有以容之則天下皆吾敵也少年豪傑之徒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以言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有上人之志而能甘心以下人有集事之謀而未嘗與事爭勢忍小忿而成大謀屈一時而伸於後日此則勇者之所畏也方天下發難之初秦兵常勝遂北羽獨破秦軍虜王離走章邯降欣翳兵鋒所加至必靡潰及聞高帝先入關則瞋目裂眥忿如驕鷹猛虎之不可犯是故每與漢戰有勝無負吁亦壯矣而高帝則惟恐其戰之

不力而勝之不亟也鴻門之役鋒刄蹈前而不之忿也彭城之敗睢水不流而不之駭也失衆於滎陽跳身於鴻門中弩於廣武生死患難迫其前而其心則休休如也置太公於高祖而不以為辱棄二子於後車而不以為憾南鄭之遷屈節從之鴻溝之約强顔受之寧為之摧挫困躓而不願較其是非曲直也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豢之以飽其慾驕之以昏其智示其弱而敎其怒待其間而乘其獘然後全其鋒而破之於垓下

擁容談笑遂置羽於死地前日之摧挫困辱者於是乎一洒之矣嗟夫唯天下之至廉者為能貪惟天下之至怯者為能勇帝居項氏於貪而自處於廉故彼之貪反為我所利帝居項氏於勇自處於怯故彼之勇反為我所敗藏貪於廉藏勇於怯帝之術神矣其事偉矣

高帝論二

子房高帝之蓍龜也帝以聰明精敏照臨臣下蕭曹婁酈不足以望清光然猶時出一謀一畫以為助帝皆開

樊容納之至於臨大事決大疑處大緩急未嘗不以質之子房甚矣子房之大有造於漢也自今觀之南陽之捷帝意欲西良乃力陳危道之諫遂得以敗秦拔宛設無良言則秦攻其前宛制其後能無失機之悔耶武關方入帝欲擊秦良乃設為益幟之計於是大破秦師設無良言則以我之寡犯敵之衆能無覆師之懼耶既敗秦兵西入咸陽即欲止宮休舍樊噲之諫不從遂以問良良則曰願聽噲言是以霸上之師遽還否則盡於聲

色沮撓軍氣禍孰甚耶衆口盈庭請都雒邑帝乃唯唯從之婁敬之言未入遂以問良良則曰敬言是也是以關中之都遂定否則形勝一失進退無據危孰甚耶楚兵方張力非其敵關東之地孰與守之使帝不以問良則遣三大將之計無所聞將恐咽喉之地先為敵據天下安知為我有耶刻印苴茅封六國後事已垂成誰敢言者使帝不以問良則八不可之說無所聞恐賢士解體勍敵並興安保其不長亂耶韓信跋扈難制守地於

齊假王之請驕色可掬帝之怒極矣使良不悟於躡足之頃則信不軌之謀立談而泄况肯終身為帝用耶封賞方行人懷怨望沙上聚首良可寒心帝之慮深矣使良不出先封雍齒之言則此曹機械日深或有倒戈震主之事何以制之耶凡此數端皆切於成敗存亡之大計者子房能為帝言羣臣之所難言知羣臣之所不知故曰子房者高帝之蓍龜也天下已定之後帝溺於愛欲立如意劉氏之業昔以艱難辛苦而得之者幾嘗試

於一擲叔孫通儒者嘵嘵於口舌間而周昌且欲以死守之子房是時若無預於此呂后使人以高枕而卧之言責之彼豈苟卧者哉端居深念慨然有得四皓朝來而儲貳暮定矣盖子房從帝於患難中窺見帝之肺腑為甚精熟是以察其機而投之商山之老帝所願致而不可得一旦以太子故盥沐來前帝知人心有屬矣羽翼之成盖有所警而動也是則四皓者高帝之良藥惟子房知其受病之處投之一劑而帝之宿恙即解其功顧

不偉歟伊川嘗曰高祖幾曾用張良良用高祖耳吁有旨哉

高帝論三

自古英雄之君出而得志天下固其神機廟謨弛張闔闢有非淺智末議所可窺測然至於摧敗困阨倉皇窘廹之際智窮而無所施力憊而無所用而卒能宏濟艱難以成大功者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秦失其鹿高皇帝披荆棘冒霜露以與羣雄共逐之而馳暴强鷙與

漢角立者楚其勍敵也羽奮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爭天下先鋒所加飄忽震蕩如暴風淩雨高帝無尺土之階獨以一身橫當乎其衝徘徊反側不能以自定宜若不得遂其志而卒之破羽垓下成功若是之果者人孰不以為帝之智略足以辦此而奔走前後諸臣預有力焉余謂不然帝之於天下最無心於得之者無心於得而竟得之天蓋有心於相漢也初帝起自沛中蕭曹皆文吏自愛欲稱兵倡亂恐事不就秦族其家獨以帝為

人望所屬故共推戴之以為兵首此非帝有心於利天
下也秦兵方强諸將莫利先入關懷王與諸將謀遣長者
扶義而西於是帝不得辭此又見帝初無心於入關也
自時厥後與項羽相持於崎嶇戎馬間爭項刻之命者
屢矣鴻門之圍彭城廣武之圍其備甚踈其力甚窘而
皆能脫一生於萬死之中此非天有以相之漢之為漢
未可知也方其入關之初羽以百萬之師叱咤長驅目
中已無關中矣項伯羽之季父以張良之故為帝緩頰

於羽羽至陸梁且降心忍氣與帝周旋於盃酒間及亞父之謀一發項莊之劍已跳躑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獨以身翼蔽於前未幾樊噲得以擁臂而入一怒之餘羽氣已索帝得脫身於項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四顧吾屬為虜之言始不知其所從出人謂鴻門之圍項伯實脫之吾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天之奪項氏之鑒而喪其魄也久矣彭城一役帝方哆然高會不虞楚兵之躡其後及一覆於睢水之上三匝之圍未解而

大風冥晦帝僅得免此固天之相帝昭昭者不必深論至如滎陽一戰羽聽增言兵圍愈急是時漢之援兵未至楚全而漢孤事勢緩急不問可知紀信在軍中時碌碌無聞非有智謀勇略出諸臣之右者一旦乃能奮不顧身稱降誑楚帝既突騎而歸而信之肝腦已膏於楚人之斧鉞矣信之此舉誰實使之或者天心眷眷於赤帝之子則必假手於草莽之臣不然漢事去矣信之一死劉氏四百年社稷於此乎決是豈可以易言哉遲遲

踰年而有廣武之役羽張其撫劍疾視之威帝非不知
力非其敵而乃致辭問罪從容暇豫如平時今觀其責
羽之辭義氣激烈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為
之感動乎想夫伏弩潛發之時天地鬼神已森列於漢
王之左右是則帝之所不能為者人也所能為者天也
生死臨乎其前帝不為之少慴者亦恃其有此爾楚雖
强其如天何哉垓下之敗羽始有此天亡我之言何知
之晚也他日帝告呂后亦以布衣取天下歸之天命帝

可謂自知之審矣

高帝論四

楚漢興亡之事既歸之天及觀高帝平日駕馭韓信與信所以自取亡者亦卒以天斷之何也前乎為帝之勍敵者羽其一也後乎為帝之所忌者信其一也高帝終日惴惴然不得休息者葢其忌信之心尤甚於畏楚也然竊怪高帝之疑信心迹凡幾形露信獨不自疑者天奪其鑒也帝知信之英特其志甚大非甘心處人下者

故當其請兵自將之日帝已長慮却顧毅然舉兵畀之且知信於是時雖得兵未可以有為也及帝敗兵於成臯自稱使者入信軍中至其卧内奪其印綬麾令諸將而易置之疑信之迹已形露矣且軍中自當堅守不闗天子詔周亞夫尚能言之信獨不之悟乎越明年而信有平齊之捷乃執其功以要主假王之請德色可掬愈有以重帝之疑也帝雖疑之不即舉兵以攻之者強楚未平無信不可又恐信挈齊以歸楚合謀以并漢則彼

全而我孤是故棄千里之齊以畀之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又自王其國為信者盡思夫兩雄不可以並立必求其終焉之計而後可以無恐乃入於籠絡之中而不自知王齊之席未煖而又引兵為帝擊楚武涉之說如水投石且念帝解衣推食之恩竟不忍叛吁信誠不忍於負帝矣豈知帝之忍於信耶及帝既會諸將於固陵與信期而不至帝之心皇皇如也用張留侯分封之說信乃肯來共成滅楚之功楚既滅則帝可以無求於

信矣於是襲奪信軍徙之於一隅之楚是時疑信之心雖庸人孺子皆知之信猶不少悟也雲夢之遊帝以市井之計施之君臣之間信至此方知帝心之有他矣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方且斬鍾離眛以求媚於帝且眛為楚亡將漢初捕之甚急信欲匿而終發之是自暴其罪也而可乎方信在齊之日誠知帝不可以久處據千里之齊納交於楚且攻且守以為後圖則鼎足之勢成天下又生一敵國矣成敗之勢雖高帝不能

保其往也信不出此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之齊又謂我無罪既見擒始知漢王畏惡其能以信之料敵制勝如彼其明審而獨拙於身謀顛倒於高帝機械中卒為漢禽此豈非天奪其鑒乎觀其告帝之言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信知帝謂天授則然矣亦知天奪其鑒至此乎嗟夫項羽以拔山之力及其敗也則以為天亡韓信以蓋世之豪及其見擒也則以其主為天授曹操以暴武雄鷙之姿垂歿之際則以天命自解此

三人極其力之所為何向不濟而竟止於今日所觀者是知天之不可以人力勝者蓋如此

高帝論五

甚矣利交之不可保也盜入主人之室主不能制有出厮役之徒奮臂而力馳之主賴以免一旦執其功以徼主子之千金不足以飽其欲也於是日夜不肖之心生主悟其變則必拘之有司而殺之嗚呼始以其有利於我也故賞之以為恩終以其不利於我也故殺之以為

仇既以利合必以利睽人心之可畏盖如此君臣以道合者也湯武之於伊吕成王之於周公其事不可得而見矣末世君臣之始交也上以利示其下下以利徼其上上下各狃於利自謂其赤心相保永矢不叛天地鬼神實臨之一旦利盡隙開事或非望則養虎養鷹終日勞人主之機而為臣者亦自懼其免死狗烹之禍於是乎岌岌不相保矣亦孰料世變之降高帝君臣之交曽市井要約之不若乎且楚漢紛爭之初彭越首以人傑

起兵未肯以身輕屬乎人也及漢兵敗於梁北奔于睢水帝使人以將軍印綬賜越越乃肯來彼固有所邀於帝矣英布負九江之險身雖楚臣而附楚之心則未堅也及漢興兵不利於彭城而後隨何緩頰於布彼乃仗劍來歸帝於一見之頃以王者之禮待之正所以餌之也韓信以一世人豪雖在窮阨無聊之中而猶不輕托身必擇主而後就崎嶇自楚來未知帝所以處之者何如一拜登壇具禮之賜信之血軀固不得不以許帝也

夫以信之善戰自負其能謂天下莫已敵譬猶神龍虓
虎不可羈紲制而豢養得方其三子之身未有所屬也
使之從漢則無楚從楚則無漢兩無所從則可與楚漢
分天下而立高祖將以得志於天下不得此三子為用
則項氏終不可得滅是故予三子之賞不得不優封三
子之地不得不厚天下已定之後越反於梁信反於楚
布告變於淮南勢利窮而機械生間隙開而疑忌至是
故誅夷斬艾之禍有不得而免然則由前日而觀帝之厚

於三子者非帝之褒也利誘之也由今日而觀帝之薄於三子者非帝之忍也利奪之也故君子於賜越印綬之日已知其有菹醢之變於供帳飲食之時已知其有發兵坑孺子之事於擇日拜將之日已知其有鍾室之禍方三子之末為帝用也帝不得不極其富貴既極其富貴矣三子不得不反既反矣帝不得不誅事變之來何有既極勢利之拘雖高帝之智不能保其往也然則君臣之間必欲情實相孚恩義交結哀榮壽考終始無

間可不於其初而謹之

高帝論六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三綱五常是也堯舜之所以帝湯武之所以王不能外是以立國矣余嘗怪高帝之造漢也規模經畫莫不盡其精神心術而為之獨於綱常之大者曾不留一毫之念立國無本不知所以垂裕後昆之道豈其資禀雖高不濟以學氣質之偏終不能以自克歟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人道之大綱也

帝於斯數者莫不有遺恨焉其故可得而論也古人以君臣之典秩之於天曰職曰位皆以天名之其義精矣古之君臣純乎以誠相與者求其無愧於天也帝以羣臣戮力以取天下而既得之後疑臣下之心終始不置韓彭英盧反狀未萌帝先露其機以激之此猶可諉曰駕馭英雄不可以無術也蕭相國在諸臣間最為謹厚者與帝相從於急難之中何負於帝迨至末年韓彭英盧之血肉已盡而相國亦不免於囚此何為者乎蓋帝

於君臣之間終日以智術相籠以巧詐相遇一念之誠不加焉古人天秩有典之義掃地無餘是君臣之綱失矣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必有親也帝得天下於羣盜之手慷慨自負及置酒未央之日此正以天下悅其親之時也觀其告語上皇德色驕氣浮於眉宇曾不思前日彭城之役乃翁幾不免楚人之鼎鑊天不祚漢昌至今日方且挾所就之業與父兄較短長若閭巷之子驟致千金之産則施施然驕其妻妾焉帝王以天下養

不如是之薄也擁篲迎門之際家令之言背道傷教不過以媚帝爾不惟不鄙之而且心善之彼知自天子至庶人同乎一本者為何等義理耶是父子之綱失矣舜為天子不念井廩之怨此固聖人盛德事然人倫天顯之念誰獨無之帝既定大業苴茅胙土幾徧天下顧乃御徵時羹釜之讐其兄之子纖賞不及且英雄困躓之中庸人孺子因得而易之帝之心度如此按此處有脫訛崆峒之野曾謂一飯之怨尚得以芥蒂於其間乎以一人之

私忿臧萬世之義是兄弟之綱失矣立繼以嫡不以庶古之道也恩不能以奪乎義夫人之所知也帝至晚年溺閨闥之愛建儲之議一發殆將以艱難辛苦所得之天下嘗試而輕擲之在廷諸臣多方開說如以水投石之難入及用留侯計致四皓以切其從太子乃得不廢方且引盃歌舞悲嗚躑躅不能自禁且帝最為易曉者一旦溺於所愛謬戾如此是夫婦之綱嫡庶之分俱失之矣古者定世系奠昭穆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

以食而弗殊周道然也帝以項伯有鴻門之功婁敬有
關中之說既裂地以侯之猶謂未足而又賜之以姓焉
先王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則有之矣未
聞變異姓為同姓也殽亂其宗支顛倒其昭穆則其置
宗正以敘九族者殆為何事乎是世系昭穆之別又失
之矣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與夫嫡庶之分昭穆
之別此其道非有難知難行者也以高帝之明猶蔽於
此蓋其平日無學以救其氣質之偏而磨其聲色之好

加之朝無格非之臣正救其失而彌縫其不逮遂使王道之純全君子竟絶望於帝厥後如文帝之兄弟武帝之父子絶滅恩義淪斁禮法尤可憫笑哀平末祚公卿大臣駢首就戮舅后外姓肆為異圖皆高帝貽謀不善無以示子孫之訓故應有此豈不重可嘆哉因是而觀我朝祖宗之立國張三綱以為綱建五常以為常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之間可得端拜而論矣

高帝論七

或曰高帝誠有心為萬世子孫計也當時亦有王佐之才可以共此乎曰有之在朝廷則張留侯在山林則四皓其人也留侯四皓可與有為而不為者獨何歟曰此則高帝之失也且留侯本心蓋欲為韓報仇者初無意於臣漢也方其辭漢歸韓之初為韓之心一飯不置及至韓則其君已斃於項王之手於不得已又間行而歸漢矣而此時此心終未能恝然於韓也其後從帝於緩急之中一謀一畫必雍容暇豫為帝言之帝負知人之名

熟識其人於進退間矣是故折節以下之而不敢慢赤
心以信之而不敢疑委曲以從之而不敢逆帝平日之
待諸臣無有不用籠絡之術獨於留侯猶有古君臣質
實誠信之風而為留侯者亦德其有知己之恩且知天
下之心屬漢已久帝之勢可以平天下也於是悉心竭
力為帝成就之而平昔為韓之心至是始泮然氷釋矣
是知留侯本心雅不為高帝臣也韓彭英盧於帝有鷹
犬之功疑隙一開駢首受戮蕭相國雖以功名自終而

械繫之辱竟不能免留侯知其然也赤松之興一動於中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脫去軒冕如棄敝屣鴻飛鳳舉矰繳不及其胷中抱負固有遠者大者帝竟不能盡用之也且帝之論三傑於二子則名之於子房則字之此可以見輕重矣而鄼侯之相國乃舉平陽侯以自代而不及留侯焉故留侯竟不果相是何帝於天下末定則有留侯而天下已定則獨不知有留侯耶使其翻然遠舉之日帝能待之以父師之禮留之以萬世之計如成

王之於周公以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者告之留
侯未必不以遠者大者為帝究竟設施也惜乎帝知留
侯於始而不知留侯於終也若夫四皓之於留侯又有
間矣先儒謂四皓救天下拯人羣之心本與高祖同帝
已定天下則四皓可以去此言得之矣竊謂四皓之才
要是帝王之佐秦不能用故寧終其身於商山之芝不
肯北面殽函之地帝顧屈之而不能致者彼蓋度帝不
過以秦漢人物待之爾是以不屑於命駕也晚年以太

子之故聞留侯之言翔而後集是其心何嘗一日不在蒼生哉帝於是時誠能以欲為萬世計者端拜問之願在下風而又托之以六尺之孤寄之以社稷之重吾知堯舜君臣之事彼可優游談笑而辨之矣柰何其儲位方定而白駒之足倏然長往有不可得而縶歟嗟夫留侯之去帝可以留而不能留四皓之來帝可以屈而不能屈高帝之功名事業於是乎終矣君子於是乎絶望於漢矣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四

宋 王邁 撰

論

文帝論一

文帝仁柔之主非有武之剛銳宣之嚴毅也及參稽帝之行事見其居重馭輕總攬大權雖武宣之君不能過而後知人君如帝正所謂仁而有勇寬而有制者也方其乘諸呂既誅之後自代入繼習見南北兩軍之權能

為社稷之輕重故於天下未定羣臣反側未安之始即拜宋昌為衛將軍以領之及天下已定人心已安又恐此曹之恃恩怙寵漸不可長也於是不二年間即罷昌之兵柄一呼吸指麾之頃兩軍權自天子出也故小而信近之臣稟命惟謹不敢竊弄威柄於冥冥之中大而元功宿將奉身寅畏長凜凜乎如履淵氷之上百司庶府不敢慢令於其内諸藩侯王不敢抗衡於其外吁何其壯也且七國之變不遂發於文帝之時者人謂吳楚包

藏叛心已非一日之故惟賴文帝優游而涵容之故其謀無因而發景帝用晁錯削地之策始激其變竊以為不然以文帝之時觀之蓋未嘗無間隙可激諸侯之反者淮南王長首犯不軌死於蜀道當時有尺布斗粟之謠此有可乘之隙一也而七國不反濟北王興居與平勃之徒共平諸呂以封爵不如意而謀作亂卒起平之此有可乘之隙二也而七國不反帝太子與吳王濞太子爭博以棊局殺之吳王怨望失藩臣禮此有可乘之

隙三也而七國不反有此三間之可乘而七國終莫為變者非不欲為也文帝收兵權於上七國退聽於下雖欲為亂而不可得也嗟夫文帝天下之仁君而能果於用天下之權此其所以不可企及歟昔者聖人作易至巽之卦而教人以用巽之道其象曰重巽以申命至繫辭又以巽以行權言之夫巽者柔順之謂也聖人懼夫柔者之易玩而順者之易狎也故於出命之際先庚三日以令之猶以為未足必後庚三日以申之庶幾可以

警天下之耳目而異之權得以行焉仁之至義之盡也
古之人有得巽之義而能用天下者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二

甚矣私心之未易克也太上無私其次則有私而能克
人之德性本是髙明一為私慾所蔽則意念顛倒舉止
輕浮外無威儀足以臨人中無操守足以行善發於其
心害於其事姦言始得以亂吾政利口始得以覆吾邦
凡此者皆私慾之為害也是以人君能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私心邪念一切屏除天理昭融內明外映杲日中天羣陰自伏此二帝三王所以中天地而立極也漢之文帝其亦勇於克其私者歟何其見善之明而用心之剛也方六飛之幸渭橋有犯清道之蹕者帝怒必欲寘之極憲一怒之餘人命係焉私欲害正莫此為甚及一聞廷尉持平之言則釋然而悟犯者得免於死至於朝東宮之日宦者趙談得以驂乘人主舉動

萬物所瞻一溺於愛悖道至此及一聞袁盎之諫隨即下談略無留難之色此二者猶可諉曰仁厚帝之天性故其釋犯蹕之怒為甚易而刑餘驂乘大有損人主之威故改之亦無甚難也鄧通近宦之最昵者也鉅萬之賜銅山之寵其所以貴幸通者出於內廷之右矣一旦立朝少有怠慢丞相嘉至府出片紙以檄之如召嬰兒帝不敢庇之也雖欲遣使召通而又恐丞相之威未伸必紓徐以待之度通已困辱然後遣使謝丞相而召之

初未嘗寘忿怒於其間也其後新垣平之詐一盡其心
立廟之舉非所以為訓也未幾而姦狀自白則孥戮之
刑曾不少貸自五帝之祀領之以官未嘗躬往蓋絶口
不言鬼神之事者終其身非勇於克其私者疇能爾哉
夫帝能敢于肉刑之除而不能免犯蹕之怒能安於服
御之減而不能無驂乗之非能正元舅之刑而不能杜
嬖倖之侮能除宗廟之袄祀而不能不為神仙之惑是
皆私心有以撓之也使是數者而不能自克焉則怒者

不息是枉法也非者不格是啟寵也侮者不懲是長惡也感者不悟是迷復也又何足為文帝哉惟於其所為私而能克之則已往之愆渙然氷釋自新之善昭映方來至此則大舜聞善若決之時成湯改過不吝之日夫子所謂觀過斯知仁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三

天下之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有心於用其剛則剛者狎之招也有心於用其察則察者欺之本也是故惟天

下之至柔者為能剛惟天下之至寬者為能察觀文帝之事則可見矣文帝以仁柔師下當時稱為寬大宜若臣下可得而狎之而實則凜然不可犯武帝號為英明之主持法又嚴於文帝宜若可以杜左右之欺而實則易於狎侮是豈可以無辯哉薄昭文帝之母弟一旦以殺使者之故文帝以義制恩寘昭于法太后雖存不可得而庇之武帝之立受制母后曽不得一舉手及后崩帝始得以有為是后戚得專政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則

無之也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功不細也告變之書帝一聞而生忌使廷折簡以召之極其困辱僅免於死而武帝初年武安侯為丞相擅人主生殺之權帝莫能禁如所謂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等語君弱臣強於勢甚艱是功臣得擅權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魏尚守雲中首虜差六級似未為過而幕府以聞乃下吏奪之爵而武帝時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閱四年之久從事於宛及其歸也不過得駿馬數百蹄而止而兩

侯三卿同日並拜得二千石者百餘人是以邊境之事
得售欺於武帝之時而文帝亦無之也文帝入宮夜拜
宋昌為衛尉領南北軍不二年即停罷之操縱予奪不
以兵權輕假人而武帝初遣李陵援貳師軍陵不受詔
又遣路博德迎李陵而博德亦恥為陵後距是兵將之
令不行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張武帝藩邸之
舊臣也受賂金錢事覺以賞愧之故由代來官不過郎
中令而止武帝時田蚡受韓安國五百金即召為北地

都尉受王恢千金諷太后使不誅事竟不發是贓汙之
吏得容隱於武帝之時文帝又無之也新垣平之詐既
與之立廟此固文帝一時之惑及其姦狀既覺不旋踵
而誅之斷在不赦而武帝信李少君丹砂可化之言聽
粵人祠鬼有效之說及方士侯神無效驗而公孫卿猶
得以為解終身不悟是姦倖之徒得肆意於武帝之時
文帝又無之也疊是六者而論之文帝豈真仁柔武帝
豈果嚴毅哉

文帝論四

賈誼天下之奇才也得君如孝文而以不用死人孰不悲誼之不遇然則文帝果棄才之主耶吾有以知其故矣帝方即位召田叔問以天下長者叔曰臣何以知之上曰以公長者宜知之於是叔以孟舒應詔夫一舒之用不足道也而帝心所向則可知矣一時大臣自絳侯外張釋之直不疑馮唐諸公皆心知其為長者皆用之此帝之所見也誼一見帝相得驩甚一歲之中自博士

而陛中大夫帝之愛誼者不薄矣誼之血氣方剛世故未熟挾其有餘之才睨視漢廷諸臣欲出其上帝心雖愛誼而不敢決誼之用舍也一旦有請於帝首以改正朔易服色紛更制度為言帝于是得誼之為人矣吁亦孰知帝愛天下之重有甚於愛誼者乎漢興至此甫二十年高惠之仁漸於人者尚淺也流離之民僅及息肩正猶痼疾初奮勺飲圭黍方入口腹而或者遽欲搖撼之故恙幾不復作乎此固帝之所畏也又況重以紛亂

諸事之諧出於帝平日親信者之口雖欲使誼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不可也何也帝愛天下之重固有甚于愛誼也雖然長沙告行之後帝豈恝然忘情於誼哉度之帝意毋亦謂少年圭角未除曾不知老成之為定慮屈者伸之基栽培封殖以大誼之所受是帝之心也宣室召還之日其霜降水涸之時乎誼於是時閱天下之理義頗多於疇昔矣誼方自喜其前日之摧折乃所以為今日之發生而帝亦未敢以故態待誼必欲其少年英

斂之姿斂而為元老之事業而後帝之願畢矣治安一
策欲帝立制度為萬世計其論非不切至也奈何以三
表五餌之說參錯乎其間使一時君相得見其疎故制
度之說雖可終不見用豈不重可惜歟大抵帝之本心
惟謹守高皇帝之規模涵養天下民命而已利口如嗇
夫之徒必痛懲而勇絶之誠恐此風一長有以激天下
之多事則誼之不及究其設施者君子固不可得以病
文帝余嘗因是而論漢高文帝所用相臣皆重厚之流

雖文雅不足而於天下事變練熟已深故不至輕舉而妄動自申屠嘉為相之前類皆持重鎮靜無智名勇功表表在人耳目者天下陰受其和平之福申屠丞相薨明年鼂錯用事一轉臂閒如癰疽速潰而不可救朝無老成使新進之士得以變亂舊章騷動政令此豈天下之福哉故曰誼之不見用於文帝雖誼之不幸實漢家社稷之幸也

文帝論五

余嘗觀賈誼弔屈原賦因以究觀誼之終始而後知文帝未為不知誼而誼誠不能以自知也且誼之見知於帝以吳公一言也吳公之薦誼亦惟稱其能通諸家之書為經生學士之事也公以經生學士薦之帝以博士處之豈不為量能授職哉既官之博士矣而又陞之中大夫帝非不知中大夫為有政事之官而顧使誼書生為之者蓋欲以此試誼之施為也紛更常度慢易故老少年習氣色已呈露於是決知誼之才可以言文學而

不可以論政事矣未幾而出傳長沙焉漢家制度以明經學士為侯王師傅不特誼一人也董仲舒王吉貢禹諸人皆以文學居此位此正漢人中外迭補之法而誼獨不屑於其職弔湘之作悲鳴躑躅殆不能以自禁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之窮通有命存焉無故之變聖賢有所不能免要在吾所以處之者如何耳人必有大患難而後有大植立而有道之士履坎險如夷塗遭變故如無事存神於我而榮辱得喪所過者化如太虛之一

座孔孟之處世變用此道也柏舟仁人不遇之詩也而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何嘗怨其為不遇北門大夫不得志之詩也而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何嘗恨其不得志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賢者不自知其在澗隰桑在阿其葉有儺君子不自知其在阿必如是而後可以為窮理盡性之學又況誼今日之遇未為不盡其才者獨少容忍而靜俟之憂喜欣戚橫於肝鬲悻悻見面如小丈夫曾是謂之知道乎其後宣室召還之日又不過出為

梁傳而已甚矣文帝審於知誼而誼獨不能以自知也雖然誼誠奇才也而迄不為漢大臣元老吾於此深有感先王用人之制也先王之制限人以四十而仕者蓋欲其磨礲世故之深漸漬禮義之久而後用之以責其成也使誼獲生於先王之世限之以四十而仕之制誼未必不為成德之人吾又嘆夫後世誘天下以爵祿之具其斲喪人才者豈少哉

文帝論六

昔者聖人執皇極之道以御天下寧與天下從事於廣大樂易之中毋寧驅天下日就於隘狹蹙迫之域寧使精神心術運量酬酢猶有所遺而不敢盡毋寧使文理密察光芒必露一竅而不可繼是以愛天下爲甚重慮風俗爲甚深非淺識末議可得窺測也余觀賈誼言文帝時每事有不滿人意剟簾器剽吏奪金等事未嘗不嘆其時禁網失之太疏是必有所見矣及觀酷吏傳見景帝時所用郅都甯成之徒行法獨先嚴酷時以蒼鷹

亂虎目之此風一長其後如義縱以鷹擊毛鷙為治王温舒以窮治奸猾為能而吏民益輕犯法南陽齊楚燕趙之郊盜賊蠭起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者跳梁而不可禁至遣御史中丞以督之而猶莫之遏也又遣繡衣直指興兵捕而羣盜竄亡山澤無術以處之於是始作沈命之法盜賊若發發而不捕二千石以下者皆以死坐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不敢言上下相匿以避文法而後知天下之事正不容過於用其察

也有郅都甯成之徒其勢必有義縱王温舒之吏治有義縱王温舒之吏治其勢必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既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其勢必有繡衣直指之使有繡衣直指之使其勢必有沈命之法有沈命之法其勢必有上下相匿以避文法之弊東之欲其急而犯者愈縱撲之欲其滅而趨者愈炎隄防日密而罅漏日生檢柅日嚴而姦軌日勝反而思之文帝初年雖有巧詐暴戾之習而帝法不加察刑不必嚴者蓋以君子長者處其

身而待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彼雖薄而吾待之以
厚彼雖詐而吾示之以誠養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而壽
風俗之脉於無所終窮之地其為慮豈不深遠歟景之
忌刻武之剛烈宣之聰察皆不足以進此故曰天下之
事要其終而後見仁人君子之心

景帝論

論東都之明章不可不論西都之文景蓋明之忌刻似
景而章之長厚似文參前證後則景帝之失浮於明帝

而肅宗之善過於文皇也遠要不可以無辨西漢自高
帝創業嘉與守内從事於廣大樂易之域寛仁一念為
漢家社稷之根本文帝繼之仁增而愈高澤浚而愈深
為景帝者不過守高祖立國之意益從而培植之則漢
家之元氣日充民心之戴漢愈固夫何刑名之習先入
其心任用酷吏郅都甯成之徒以毒天下至使公卿大
臣駢頸就戮高文累世之澤殆幾斬焉河汾氏不以之
預七制之列者蓋惜之也若夫明帝之察慧咎不在帝

而在光武光武矯先漢之枉凡事必過用其聰明方明帝為東海王時正在童丱之中而能知墾田之弊光武即期之以察慧至以廢代嫡而不以為過不知人之一心先入為主雖終其身湔洗不盡明帝既以慧察見喜於光武異時設施君子得以覘其終是則帝之刻薄光武有以遺之非如景帝之忌刻出於天姿之固然非其父祖之過故曰景帝之失浮於明帝者以此章帝承明帝苛政之後亦難乎其為繼矣而章帝則能代虐以寬

除苛解嬈如楚王英之獄淮陽之囚知其無辜必為之
洗濯其舊染而更除其禁錮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而
又能容受直言朱暉之面折廷諍則温辭以慰勞之崔
駰之為人告訐不特恕其罪又從而寵褒之蓋其性姿
本自慈祥凡所設施有厚無薄一時風俗駸駸近古是
以明帝苛政之失未遽形見蓋有章帝以蓋前人之愆
也若文帝承高惠之餘故家遺俗一本寬仁帝蓋習聞
而稔見之故能謹守家法罔敢失墜非如章帝親承前

世之苛政能反而為今日之愷悌也是以為文帝之寬仁易章帝之長者難故曰章帝之善過於文皇遠矣嗚呼以文帝之寬仁不幸而有景以明帝之慧察乃幸而有章讀史者試思之

武帝論一

昔者嘗疑漢文武之事矣文帝之詔三十有六而為民下者不啻大半而遺謁者問所不便安僅見後元十二年一詔而止至如武帝之詔無慇然無意於民者遺謁

者行天下存問致賜則元狩元年也遣博士六人分行
天下存問鰥寡廢疾則元狩六年也遣博士等循行告
諭人之重困具舉以聞則元鼎二年也遣直指使者繡
衣持斧分捕盜賊則天漢二年也且遣使以宣人主之
德於天下此人主盛德事也今武帝所遣問勞之使多
於後元謂無意於民不可也而治效反與文帝相反獨
何歟蓋嘗讀郭槖駝傳而得其說也槖駝古之善種植者
也或移徙木植無有不活他人雖窺伺傚慕莫能加焉

或問其故則曰吾非能使木之壽且滋也惟能順木之
天以致其性耳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
也若棄則其天全而其性得矣不善植者爪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
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然則文帝之於民善植木
者之順其天也德化行而民知禮義農桑勸而民知力
田恭儉尚而民知朴厚之從肉刑除而民知有生之樂
所以培固根本而全生民之天者至矣又安在其遺使

之紛紛者乎武帝則反是矣殘民命於開邊括民財於
平準法嚴令密輒陷民於無辜至於遣使之際陽為撫
摩陰實煩擾今日使以命來曰官命恤爾饑憫爾貧明
日又以命來曰爾有利官為爾興之爾有害官為爾除
之車轍紛紜冠蓋駢聚民困於道路之將迎苦於朝夕
之號召且不得暇又何暇蓄其生而全其性耶此所謂
爪其膚而搖其本非惟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因是以觀
文帝一時治效自其外視之類不甚快人意禮樂則不

興外裔則不服符瑞則不至然二十三年之治邦本民心牢不可動謂武帝之禮樂未興𨽻則百度修舉郊廟告成矣外裔未服𨽻則南粤之首垂北闕矣符瑞未至𨽻則天馬芝房歲不絶書矣然而根本既戕雖强何恃是所謂宋人之苗方喜其𣶬然而興不知其槁之無日也故觀槖駞之植木而後知文帝之得觀宋人之揠苗而後知武帝之失

武帝論二

漢自高皇帝脫略邊幅嘉與天下之士周旋於功名之會天下已定始思為休兵息民計而一時大臣皆相從於智名勇功之域而不敢激天下之多事文帝執繩墨以用人才故廟堂大臣邊閫將帥皆高惠時重厚舊臣為之而利口如嗇夫者必黜紛更如年少者必疏刻薄如家令者必斥至於晚而從容言論猶慨然於絳侯東陽侯之長者蓋其不敢用少年輕進之人以息功利之爭以壽風俗之脈高文立國本意然也武帝今日所得

之才奈何其不然歟帝負英特之安思夫一日非才不足集事是以多其塗而誘其進大其門而不限其來曩時抱奇矜節困於芻牧賈販奴隸醜虜之微者皆得洗濯磨礪以赴功名不可失之機會君子安得不嘉其振作之雋功而健其招徠之銳氣哉然徐攷而極論之人才之多非武帝之福也彼其好尚之意偏容養之量狹一見天下之多才為之囂然欲作而不能以自定方且與之角逐於事變紛來之中而髙文所以集天下安靜

和平之福者至是無餘脉矣平日周旋左右雅與帝合者內則寬宏之相外則衛霍之將也否則趙張桑孔其人也又否則臯朔朱嚴其人也皆喜生事者也皆巧持論者也皆突梯脂韋甘以妾婦爲苟悅者也帝有所爲此曹揣其意旨有一能一藝可以自效者皆乘其機而急投之帝方竊自賀以爲蓋世功名此曹可以立辦不知反爲之蠱其慾以鴆其心障其明而錮其習則帝之肺腑皆非已有而所得之多賴以爲已助者至是皆爲

已累矣然則武帝亦何樂於人才之盛哉雖然帝誠有志於功名者也所得之人非不多莫克自愛顧激而為一切之好是則可恨也輪臺之詔帝至是而年七十有五矣而能盡知昔日強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于斯時也嗜慾之機息清明之慮生且環視在廷諸臣無一深沉雅量之士可託孺子之天下乃舉而屬之木強之霍光且光之沉審詳密出入殿門郎吏察之不失尺寸帝知顧託之重不敢輕以付人惟光足以勝其任也

是以一旦拔之常調之中毅然以大事寄之一動足以鎮浮片言足以靖亂觀其輔少主定天下之日首述文景之事以培植其本根窒武帝興利之言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則光之力居多焉夫以帝之晚年力衰意怠而猶能見及此輪臺一詔發之也

武帝論三

天下有尊德重道至賢之君而後能用守節仗義正直不屈之臣其好賢樂善之不出於誠心而區區禮文徒

足以緣飾於其外者雖有社稷之臣不可得而用也武帝之待臣下鮮克由禮獨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避之帷中使人可其請此帝盛德事也然黯之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躐進而驟用之至謂黯爲甚戇謂黯爲不學謂黯爲妄發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淮陽之遷以召許之而十年不得調則前日之不冠不見者徒爲如是之深文厚貌也且淮南王謀叛獨憚黯而不敢發是其節義忠信足以

取信於蠻貊而帝獨不之知乎昔者司馬遷以黯為鄭當時之流匹故作汲鄭傳而班固作公孫弘等賛又曰質直則汲黯卜式以余觀之鄭當時雖有推轂薦士之能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視黯之正直不阿烏能無愧卜式以財利得幸立朝大節寂然無聞而遷固乃以黯與二子者並稱是黯之生不見知於武帝而死又受誣於遷固也雖然自今觀之武帝所用功利之臣諛佞之士權勢氣焰雖在一時赫奕如許而身沒

之後與野馬塵埃漂蕩滅息而黷之剛聲勁節凛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至使千載之下讀其傳者想見其人起敬起畏之不暇則雖生為武帝之不用死受遷固之見誣亦何傷於黷哉

武帝論四

異端為吾道之蟊賊尚矣入春秋戰國以來諸子百家各以其啓門古户簧鼓於時人心為之淪溺聖道為之荆榛蓋至漢興之初其習猶熾未易撲滅武帝之時起

絶學於久廢收經籍於散亡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罷之則建元元年衛綰之奏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絶之則元光元年仲舒之策也二子之闢異端言甚切至異時史筆亦以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為帝之褒是二子當時之言帝亦施行之矣以史攷之殆不其然帝之於經術喜其名而陰諱其實於異端則用其實而陽諱其名綰之請罷者未嘗罷也舒之請絶者亦非果絶也張湯趙禹非法家者流乎主父偃

嚴助朱買臣非縱橫家者流乎文成五利非陰陽家者流乎帝之一心攻者甚衆百家之習皆流入其中茫如捕風無所依據不過假竊儒術之名以聾瞽世俗之耳目雖然衛綰之奏亦豈真知申韓蘇張之果不可用哉綰帝之弄臣也平日從容帝側逆探帝之心術實開其端而陽諱其名故設爲此奏以逢迎之爾綰不足責也而仲舒之請亦莫之用何耶竊謂仲舒雖號醇儒而闇縱陰陽之術亦自陷溺其中而莫之覺習俗移人豪傑

不免何怪乎帝聽其言而不能絶也秦漢而下以儒自名不能不爲異端所汚者亦多矣荀卿學孔氏也而是桀跖賈誼明王道也而習申韓黄老何人而史遷以之先六經百家七略何書而劉向父子以之俎豆於吾儒之列此皆不足深惜者而醇儒如仲舒猶不免議信矣必純乎爲孔孟之學而後可以言正人心

武帝論五

竊嘗觀武帝之臣皆其平日親信昵狎者獨惟霍光汲

黯以嚴見憚帝嘗稱霍光可以屬社稷亦以汲黯為社稷之臣及其晚年託光以孺子之天下使之得建大功立大名同漢不朽而黯竟老於淮南之一守社稷事業後世無聞焉夫二人之節義則同而成就則異其故何也蓋嘗思之辨天下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節居大臣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量剛毅正直凜然不可犯者其節也含宏光大淵乎不可窺者其量也坤臣道也六二臣之正位也聖人以直方大言之夫臣道以直方

為上必欲以大居之而後直不至於抗方不至於徧此坤之所以盡臣道而居大臣之位者所宜法也昔者周公以忠於王家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近則冲君之不見知遠則有四國流言之變他人處之鮮有不為之拂於心而衡於慮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周公何嘗致忿怒於其間異時植壁秉珪之書一出精契神交於不言之表故能德澤及萬民勳業蓋萬世者以其大也然則霍光之能立功名者固其節足以辦之亦其量有

以居之汲黯無尺寸之權於漢者豈其節有餘而量不足歟且光之沉靜朴厚人莫見其涯涘郎官拒印則喜而加秩燕蓋流言則謝而不辯其容受之量過人甚遠宜其有以居莫大之功業也黯之為人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是其淺中之失已無以為功業之地矣觀其見丞相不拜見衛將軍不拜因其所自負甚高淺視王公而不為傲也然至於耻居弘湯之下遽發積薪之言出守淮南愠見顏色則多見

其量之不宏也乘田委吏聖人安之黷未爲不得君者何至欲行其志如此此其遽哉吁大臣之果不可無量也如此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